

孔子论“言”思想及其内涵研究

李玉萍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8日

摘要

“言”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教育实践的核心载体之一。孔子以“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不学诗, 无以言”“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等命题为核心, 构建了一套以德言共生、文质并重为核心理念的言语教育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单纯的语言表达训练, 而是将言语与德行修养、人格塑造、文化传承、社会交往深度融合, 形成了贯穿中国传统教育始终的言语教化传统。本文以孔子论“言”的核心命题为线索, 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 系统解析其言语教育思想的内涵、实践路径与历史影响。

关键词

孔子, 德言关系, 诗教

A Study on Confucius' Thoughts on "Speech" and Its Connotations

Yuping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2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8, 2026

Abstract

"Spee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fucius' ideological system and serves as one of the core carriers of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Centered on propositions including "A virtuous man is sure to have worthy speech, yet one with worthy speech may not necessarily be virtuous", "He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speech cannot understand people", "Without learning the Odes, one has no means to speak properly", and "Speech without refinement will not spread far", Confucius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thought on speech education,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virtue and speech as well as the balance between substance and refinement as its core tenets. Rather than mere training in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is system integrates speech profoundly with moral cultivation, personality form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giving rise to the tradition of speech edification that runs thr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aking Confucius' core propositions on "speech" as the thread and combin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his thought on speech education.

Keywords

Confuci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Speech, Poetry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不仅是第一位系统提出并实践平民教育的思想家，也是最早对“言”进行哲学与教育学反思的先驱。通观《论语》，涉及“言”的章节多达数十处，从“一言可以兴邦”到“耻其言而过其行”，从“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反复讨论言与德、言与行、言与知、言与文之间的关系。然而，以往的研究多将孔子的语言观归入伦理学或语言学范畴，较少从教育学的角度系统分析其如何通过“言”的训练来实现育人目标。

春秋时代的社会剧变构成孔子言语思想生成的时代动因。西周礼乐制度逐步瓦解，旧有的言语交往规范崩坏：朝聘、盟会等贵族社交场合，传统赋诗言志的礼仪被僭越破坏；社会中“巧言”泛滥，部分人凭借浮华言辞谋求权位，言语沦为追逐私利的工具，出现言辞与德行严重割裂的社会乱象。与此同时，贵族官学衰败，私学兴起，大批平民子弟进入教育场域，这类学习者缺少贵族阶层自幼习得的礼乐言语熏陶，缺乏合乎礼义的言说范式。面对“礼崩乐坏”下言语失序的现实，孔子的言语教育带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一是矫治社会层面“言德分离”的乱象，重塑言语的道德根基；二是为私学弟子建立一套兼顾德行、交往、审美与认知的言语教化范式，修复礼乐传统中的言语秩序，借由言语教化实现人格培育与社会伦理重建。

事实上，孔子将“言语”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足以证明言语教育在他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孔子对待“言”的态度不甚明确，一方面，他重视言说，认为“有言”是“有德”者的标准，同时注重“言教”《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言语科与德行科并列，说明孔子并不认为言语仅仅是德行的附庸，而是一种需要专门培养的能力。另一方面，她又十分警惕语言的影响，乃至有“予欲无言”的感慨。从孔子话语中可以推知他对“言”存在一套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亦可知她未将“语言”视为单纯的现象和工具，而是通过论“言”表达某种思想[1]。

2. 德言辩证：道德主体与言语表达的教育

(一) “有德者必有言”的必然性

《论语·宪问》载：“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2]前半句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真正的道德修养必然会外化为恰当的言语。孔子并非主张德性会自动使人成为雄辩家，而是强调内在的仁德会使人发而中节、言而有当。一个有仁德之人，面对是非善恶必有主张，面对朋友僚属必有劝诫，面

对国家大义必有陈述。这种“言”不是空泛的口才，而是德性的自然流露。

从教育角度看，这一命题为德育与言语教育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孔子不赞成将言语训练与道德养成割裂开来。在他的教学实践中，无论是问仁、问政还是问君子，孔子都会根据不同弟子的言语表达来调整回答内容，同时要求弟子在言语中体现敬、诚、信等德行。《论语·颜渊》中，司马牛问仁，孔子答“仁者，其言也切”，即说话迟钝谨慎。司马牛追问“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孔子解释：“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意思是说，行仁很难，说话怎么能不慎重呢？这里孔子直接将言语风格(切)与道德实践(行仁)挂钩，说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言说方式本身就是德行的表征。

(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的警示

后半句则是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判断。孔子深知，言辞华丽者未必内心仁厚，能言善辩者未必躬行君子。这正是他反复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3](《学而》)的原因。巧言令色之所以“鲜仁”，是因为它用精致的语言掩盖了真实动机，使听者被言辞迷惑而看不到说话者的私心。孔子对这种人保持着高度警惕，《公冶长》中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一转变正是基于他观察到许多“有言者不必有德”的现象。

这一辩证认识对教育实践具有双重指导意义。一方面，教师不能因为学生口才好就认为其品德好，必须建立听言观行的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言语教育本身必须与德行教育同步进行，防止培养出“巧言乱德”之徒。孔门四科中将“德行”置于“言语”之前，正是这种价值排序的体现。宰我名列言语科第一，却因昼寝被孔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这说明言语才能再高，一旦德行有亏，在孔子眼中也不足为道。

3. 知言知人：言语理解与人格认知的教育维度

(一)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的诠释学意义

《论语·阳货》载：“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将“知言”提升到了“知人”的高度。所谓“知言”，不是仅仅听懂字面意思，而是能够透过言语判断说话者的意图、品格和情感状态。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诋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即从偏颇、过度、邪僻、闪躲的言辞中推断说话者认知上的遮蔽、陷溺、背离与困窘。这种能力不仅是言语理解能力，更是一种深度的人格判断力。

从教育学角度看，“知言知人”揭示了师生互动中的一个核心，教师要通过学生的言语来了解学生，学生也要通过学习言语来理解他人。孔子本人就是一位“知言”的大师。他仅凭弟子的言辞就能判断其志向与问题所在。《论语·公冶长》记载，颜渊、季路侍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反问孔子的志向，孔子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这一对话中，孔子通过弟子的言志，不仅了解了他们的价值观，还据此进行因材施教。子路好勇，其言慷慨但偏于物质分享，孔子便引导他向上；颜渊内敛，其言谦退自守，孔子便赞叹其德行。

“弟子言志”是孔门言语育人的典型教学方法，其教学逻辑为：以开放式言说情境，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内心志向，将内在人格、价值追求外化于言语；教师以倾听、解读言语为抓手，完成对学生心性的诊断，再针对性实施教化。其评价标准不在于辞藻华美，而在于言语背后所呈现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子路言语豪迈，显露出重情义尚侠义的特质；颜渊言语谦抑，体现克己自省的修养，孔子不以言辞优劣评判二人高下，而是洞察言语背后的人格特质，分别给予引导与褒扬。

(二) 先秦儒家对话式教育中的“听言”智慧

孔子开创的对话式教学，其精髓不在于教师单方面讲授，而在于教师通过倾听学生的言语来诊断

学情、调整教法。《论语》中有大量“问仁”“问政”的记载，同一个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化的背后，正是孔子对不同弟子的“言”进行了精准判断。例如，同样是问“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吗），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对冉有却说“闻斯行之”。公西华不解，孔子解释：“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意思是冉有平时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行动；子路争强好胜，所以要压他一压。这种教学决策，完全依赖于孔子对两个学生日常言语乃至行为方式的长期观察与“知言”。该案例集中体现孔门言语视角下的因材施教方法：第一步为察言，长期观察学生日常言语习惯、发问方式、表达倾向，捕捉学生性格短板；第二步为应答，针对学生言语所暴露的人格偏向，给出反向纠偏的言说回应，借对话完成矫正教化；第三步为验证，在后续交流中持续观察学生言语变化，检验教化效果。整套教学逻辑把学生的言语表现当作学情诊断的重要凭据，评价标准聚焦言语背后的性格弱点是否得到修正，而非学生是否复述出统一标准答案。

4. 诗教传统：从“不学诗，无以言”到语言雅化

（一）孔子以《诗》为言语教材的内在逻辑

《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教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学《诗经》，就没法与人得体地交谈。这一命题看似夸张，却深刻反映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的言语规则。当时的正式场合——尤其是外交盟会、朝聘宴享——人们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赋诗言志”的方式引用《诗》中的句子来委婉表达。一个人如果不熟悉《诗》，既听不懂别人引诗的用意，也无法用诗来回应对方，在外交场合就会陷入“无言”的窘境。但孔子提倡学诗，绝不仅仅是应付外交辞令的需要，更有着深层的教育意图。孔子选择《诗》，是因为《诗》能以委婉含蓄的方式传递意义，合乎孔子“辞达”的要求。《论语·卫灵公》曰：“辞达而已矣。〔4〕”“辞达”即言辞达意，历代经师多将“辞达”解读为孔子是在强调语言表达的质朴，如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5〕”

（二）“赋诗言志”的外交教育功能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是一种高级的外交与社交技能。据《左传》记载，在襄公二十七年，郑国大夫子展、子产等七人在垂陇与赵孟会面，七人分别赋诗，赵孟一一评点其志向。子产赋《隰桑》，表达对晋国的仰慕；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赞其“吾子之惠也”。这种交流方式，要求参与者不仅要熟记《诗经》，还要能够准确理解诗句的引申义，并在特定语境中赋予其新的含义。不学诗，根本无法参与这种对话。

孔子的教育中，显然包含了这种社交言语训练。《论语》中多次出现弟子引诗、孔子论诗的记载。子贡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请教孔子，孔子大加赞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含义，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子夏立即联想到“礼后乎”，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这说明孔子把能否从学诗中获得道德与礼义的启发，作为判断学生是否“可与之言诗”的标准。诗教不仅是语言训练，更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道德与审美教育。赋诗言志是诗教言语育人的重要实践方法，教学逻辑分为三层：第一，记诵积累，熟读《诗经》文本，掌握诗篇本义；第二，情境迁移，脱离原诗背景，根据社交、外交现实情境截取诗句，委婉传递自身立场情志；第三，义理升华，由诗句联想推及礼义德行，实现言语向道德修养转化。其评价标准有三重：一是能否精准匹配语境选用诗篇，达成社交沟通；二是言说委婉克制，合乎礼乐分寸，不直抒偏激之语；三是读诗、用诗之后能否生发出道德思考。子夏由绘画联想到礼居后，达到第三重标准，孔子才称“始可与言《诗》”。

（三）诗教对情感表达与审美教育的贡献

孔子论诗，核心在“思无邪”（《为政》），即要求言语表达情感要纯正、中正。这与他反对“巧言令色”一脉相承。诗教培养的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温柔敦厚”的表达风格。《礼记·经解》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不是软弱，而是指在表达愤怒、悲伤、喜悦时，能够有节制、有美感、有理据。这种能力对于人格成长至关重要——一个不能恰当表达情感的人，要么压抑而内伤，要么爆发而伤人。诗教恰恰提供了一条中和之道。

从教育史上看，孔子的诗教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从汉代“以《诗》为谏书”，到唐宋科举中的“试帖诗”，再到明清蒙学中的《神童诗》《千家诗》，诗始终是言语训练的核心内容。即使到了近现代，教科书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古诗文，其用意不仅是文学传承，更是通过诗的语言来涵养学生的性情与表达能力。今天提倡“大语文”教育，强调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的融合，其实正是回到了孔子诗教的初衷——让言语不仅有力量，更有温度与高度。

5. 孔子语言教育思想的现代回响

孔子的论言思想虽然诞生于两千多年前，但其教育内涵与当代教育理念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

首先，与当下语文核心素养四个维度相比，孔子的“有德者有言”对应语言表达的价值导向，“知言知人”对应思维与理解，“不学诗无以言”对应审美与文化，“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应语言的艺术性表达，由此可见孔子的语言教育思想是十分超前的，同样当下我们也应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孔子的语言教育思想。

其次，孔子“听言观行”的评价方式，对当代教育评价改革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提醒我们，要重视日常对话中的观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比如，可以通过课堂讨论、小组辩论、口头报告等形式，既考查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也观察其是否尊重他人、是否诚实守信。

再次，孔子反对“巧言令色”而提倡“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并不矛盾地同时强调“言之有文”，孔子的智慧在于，既否定表达技巧，又不让技巧脱离德性与真诚。最后，在信息爆炸，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不知言无以知人”显得尤为迫切。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断章取义、情绪煽动、伪装专业的言论，学生如果没有“知言”的判断力，极易被误导。

6. 结论

孔子的论言思想不是一个零散的语录集合，而是一个以“德言共生”为价值根基、以“知言知人”为认知方法、以“诗教”为文化资源、以“文质彬彬”为表达理想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言语不是孤立的技术，而是融道德、认知、审美、交往于一体的整体人格的外显。孔子既看到了言语对德行的依赖，也看到了言语对德行的影响；既强调内容为本，也承认文采的价值；既重视实用性的社交言语能力，更重视通过诗教涵养性情。这种辩证而圆融的语言教育观，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从孔门四科的设置到汉唐经学的讲论，从宋代书院的会讲之辩到明清的科举策论，乃至现代语文教育的改革，都可以看到孔子论言思想的影子。

重温孔子论言的教育内涵，可以从中提取可用于当代教育的智慧。孔子的思想提醒我们，回归语言的本真，特别是语文这门语言文字运用的学科，而教育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既能“立其言”，更能“立其德”；既能“知人言”，更能“自知言”；既能“言之有文”，更能“行而有远”。

参考文献

- [1] 王思齐. 先秦儒家“言”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4.
- [2] 程树德, 撰. 论语集释[M]. 程俊英, 姜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吕芳. 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 [4] 谢乃和, 王思齐.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论“言”看孔子的语言观[J]. 史学月刊, 2024(6): 5-16.
- [5] 晁福林. 孔子如何评析论“言”三诗——上博简《诗论》第 28 简补释[J]. 中国文化研究, 2010(3): 137-143.